



Thapovanam

(灵修乐园)

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
的圣洁生活故事

每日诵读之经书

第二日：星期五

第二日：星期五

第三章
我一再化身降世
(Sambhavami Yuge Yuge)

Yada Yada hi Dharmasya Glanir Bhavathi Bharatha
Abhyutthanam adharmasya tadhathmanam srujamyaham
Parithranaya Saddhoonam Vinashaya cha duskhrutham
Dharma Sansthanarthaya Sambhavami Yuge Yuge
Sri Mad Bhagavad Gita (ch.4, verse 7,8)

每当宗教衰败，邪气日甚之际，啊！婆罗多之后裔！在那时候，
‘我’便降临。

为了拯救虔诚者，消灭邪恶者，也为了重建宗教原则，我一再降临。

《薄伽梵歌》（第四章，第七、八节）

布达瓦尔达尼 (Putta Vardhani)

现在的这个叫布达峇地(Puttaparthi)的村庄，以前的名字是哥拉巴里(Gollapalli, 意为牧牛者之村)。整个村不是牧牛者就是牛群。一天村里的一个牧牛者发觉他从牧草地回来的牛群中，有一只母牛的乳腺是空无奶水的。接下来的好几天都继续发生类似的事件。他决定悄悄地跟着母牛去看个究竟，到底是谁偷挤母牛的奶。母牛照旧在牧者的监视下走入树林，然后走近一个蛇丘。这时出现了一只奇异的蛇，缠住母牛后腿并在完全不伤母牛分毫的情况下吸取母牛的奶充饥。牧牛者一见，火冒三丈。他从没想到这只蛇可能是一条蛇精或神圣的动物，于是他立即捡起一块相当重的石块向蛇抛掷。蛇被击中，顿时血流如注，并沾满石块。蛇死了。自此事件发生之后，说也奇怪，哥拉巴里(Gollapalli)的牧牛人家逐

渐衰败，人丁递减，反而蛇丘这地方一片欣欣向荣，大量繁殖。人们相信那是由于死去之蛇的诅咒所致。随着时光的流逝，哥拉巴里(Gollapalli)得了个不清不白的称号，叫 Putta Vardhani(布达瓦尔达尼，意为多蛇之地)。痛悔的村民们把那致蛇于死命的、沾满血迹的石块安置于村里的一个固定地方以便定时膜拜并称此石块为哥巴拉斯瓦米 (Gopala Swami，基士拿牧牛者)。富有魅力的基士拿名号唤起了主基士拿幼年时的恶作剧和滑稽的欢闹。主基士拿就在一群牧牛者之中成长的。孩提时，他非常淘气，爱玩爱闹，常偷他人的牛奶、奶油和凝乳来充饥并与他的伙伴和玩伴分享。村民们视那石块为基士拿，牧牛者，来膜拜，作为一种忏悔和赎罪的行动。过了不久，果然村子昌盛和繁荣起来，而人们改称它为布达峇地(Puttaparthi)了。在毗闍耶纳卡尔(Vijayanagar)帝国的伟大帝王，斯里基士拿提婆拉耶(Sri Krishnadeva Raya)的统治下，它成为精忠报国的勇士们的一个根据地并因此而驰名。一座庙宇建立起来了并且精心安排了传统的固定膜拜仪礼，如祭拜、点燃圣灯、供奉香火与食品(naivedyam)等。村子越来越昌盛。及至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Bhagavan Sri Sathya Sai)来了之后，他再确定了那神明的灵力和灵性。在他的建议下，特别为神明举行的灌顶(abhishekam)仪礼和檀香糊的使用经被引入。尤令信众惊叹的是那块石头显示了手执圣笛之主，斯里基士拿，的神圣形相。

在布达峇地住有一户颇负盛名的、虔诚的人家，其家族姓氏是勒纳卡拉(Ratnakara)。伟大圣者文卡阿伐都塔(Venka-Avadhootha)就是他们这一家族其中的一个祖先。沙迪亚赛的祖父，昆达玛拉祖是一个高灵，过着虔敬神的生活。他精通和熟悉《斯里摩诃薄伽梵》(Sri Maha Bhagavath)和《罗摩衍那》(Ramayana)史诗的故事与诗章，并且背诵如流。因神的托梦，他为女神沙迪亚巴玛蒂薇(Sathyabhama Devi，译注 Devi 即女神)，主基士拿的配偶，建了一所庙宇；它在布达峇地被称为沙迪亚姆妈庙(Sathyamma)。勒斯曼玛(Lakshamma)是昆达玛拉祖之妻。这一对清高的夫妻育有两个儿子。为纪念文卡阿伐都塔(Venka-Avadhootha)，他们给孩子取名伯达(Peda 年纪较大者)文卡玛拉祖(Peda Venkama Raju)，和

奇纳(China 年纪较小者)文卡玛拉祖(China Venkama Raju)。两兄弟，跟父亲一样，都成为圣诗圣歌的杰出赞颂者。

伊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

昆达玛拉祖有一些近亲住在一个叫做科里米昆特拉(Kolimikuntla)的村庄；这村庄是在库尔奴(Kurnool)县的科雅拉昆特拉•塔卢卡(Koyalakuntla Thaluka)镇内。他们家族的姓氏是米斯拉甘达(Meesraganda)。那家族的苏巴拉祖(Subha Raju)在村里为主湿婆(Siva)建了一间庙宇。当庙宇在兴建之时，上苍赐给苏巴拉祖一个女儿，取名纳玛吉莉(Namagiri)。当昆达玛拉祖(Kondama Raju)朝圣归来时，他顺道拜访那村子。他甚感哀痛，看到亲戚正受到在该地区活动的土匪的掠夺而日夜担心，生活不好过。于是他规劝亲戚搬到卡尔纳达•纳卡巴里(Karnata Nagapalli)村庄来定居；那村庄位于吉特拉瓦底河(Chithravathi)的另一岸，与布达峇地(Puttaparthi)隔岸相对。他说那是一个安全的好地方。他还答应接受纳玛吉莉(Namagiri)为媳妇，作为鼓励。

不久，米斯拉甘达家族定居于卡尔纳达•纳卡巴里并在那儿置地耕作，基于缘份注定，苏巴拉祖的女儿就许配给伯达文卡玛拉祖(Peda Venkama Raju)为妻。昆达玛拉祖对媳妇之父母为她取的名字不甚满意，于是他就给媳妇取了另一个名字，叫伊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 意为自在天，Easwara，之母，即湿婆之母)。最后那名字被证实不仅相当适宜而且还有预知性！这虔诚的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舍沙玛拉祖(Sheshama Raju)，还有两个女儿，文甘玛(Venkamma)和巴尔瓦汤玛(Parvatamma)。勒斯曼玛(Lakshamma)甚感伤痛，媳妇流产了四次。她热切地向神祈祷，求神赐给他家族多一个男孩。

斯瓦米的化身

神圣的圆满实践即将破晓。不少圣贤、高灵和舍离者之祈求神化身的下凡即将获得回应。人类受苦的哀痛感动了慈悲为怀的、至高无上的

神灵。依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又有身孕了，第八次的身孕。很有意思，主基士拿(Krishna)也是她母亲的第八个孩子。那不可测知者，不可理解者，宇宙绝对者，现在即将揭露她自己。屋内的乐器，如敲打乐器(mridangam)和弦乐器(thanpura)经常在无人的弹奏下发出乐音来。对这不寻常的事情，人们感到惊讶也感到欢欣，但同时又感到困惑和担心。伯达文卡玛拉祖(Peda Venkama Raju)一路跑到附近市镇布卡巴特南(Bukkapatnam)去请教占星家。占星家们详细参阅古经典之后，他们询问是否家里有人怀孕。当这答案是肯定时，占星家们说，“为了娱乐子宫里的胎儿，天上的乐师们正提供优美的音乐。当神化身即将降临之际，这样的异象会产生！”他们出示占星术的一些专论给伯达文卡玛拉祖过目以支持他们的论述。

那是1926年11月23日。根据印度历法，它刚好是Somavar(星期一)，月圆之后的第三天(Thadia)，正是卡尔迪卡(Karthika)月，阿克沙雅(Akshaya)年和阿尔德拉(Ardra)星的日子。印度人认为卡尔迪卡(Karthika)月的星期一是主湿婆(Siva)喜爱的星期一，所以每逢这一天，他们就举行特别的膜拜仪礼。那一天，从早上四点，勒斯曼玛(Lakshamma)完全浸濡于主斯里沙迪亚那罗衍那斯瓦米(Sri Sathyanaraya Swami)的膜拜(Vratham)之中而膜拜是在附近婆罗门祭司(Purohit)家中举行。媳妇快临盆而她被催了好几次但却置之不理。她决定等祭礼完毕后，领取祭品(Prasadam)才回家。她做到了并且带着祭品回去。她把祭品给媳妇吃。那时是凌晨五点零六分，冷风轻拂，寺庙柱上的小铃正发出柔和而优美的声音。屋内，自动弹奏的音乐正轻轻地飘荡着。就在这美妙的时刻，斯里沙迪亚赛，神圣的化身，诞生了。他的左脸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胎痣)，胸部也有一颗痣，就像是主摩诃毗湿奴(Maha Vishnu)胸前的斯里瓦特萨(Srivatsa 译注：胸前吉祥标志或胸中卷毛，主毗湿奴与主基士拿都有)缀饰。在他的脚底也可以看出海螺(Sankha)和圆盘(Chakra)的标记，这正是圣灵的标记或法器。

勒斯曼玛(Lakshamma)，依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的家婆依照

传统小心翼翼地将婴儿放在产房的一个角落垫以棕榈叶子。过了不久，她发觉婴儿的床单在移动。她抱起婴儿，顿时吓了一跳，看见一只眼镜蛇盘卷在床垫之下！是的，布达峇地(Puttaparthi)有的是蛇，但无论如何，一只眼镜蛇在产房内为一个新生婴儿把自己卷成一张床一样，那可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了。等到那只蛇引起的骚动平静下来时，蛇却不知去向，再也找不到它了。毋庸置疑，那只蛇肯定是阿迪舍沙(Adishesha)在外昆达(Vaikuntha 无欲天)把自己做成一张床来服务主斯里摩诃毗湿奴(Sri Maha Vishnu)的一只圣蛇。这就是斯里沙迪亚赛(Sri Sathya Sai)的神性的第一个展示。

由于婴儿的母亲吃下主斯里沙迪亚那罗衍那斯瓦米(Sri Sathyanarayana Swami)的祭品(Prasadam 祭拜过的食物)之后才出世，所以他们就给他取名为沙迪亚那罗衍那(Sathya Narayana)。昆达玛拉祖(Kondama Raju)那老人对这名字甚感满意而且欣喜，因为这名字使他想起《斯里摩诃薄伽梵》(Sri Maha Bhagavath)的一个故事：当主那罗衍那(Narayana)化身为主斯里基士拿(Sri Krishna)诞生时，主梵天(Brahma)现身于婴孩面前并向婴孩致敬：

Sathya Vratam, Sathya Param, Thri Sathyam,
Sathyasya Yonim, Nihitham Cha Sathye,
Sathyasya Sathyam Ritha Sathya Nethram,
Sathya-Athmakam, Tvam Sharanam Prasannah.

(主啊！您是真理的化身。其实，您就是真理；唯有您才是永恒的真理。真理是走向您的唯一大道。噢！真理的化身啊！我诚服于您！)

即便你被称呼为沙迪亚姆(Sathyam)，给这小婴儿取的名字，但你却是个凡人而这婴孩很明显地确实是主斯里那罗衍那(Sri Narayana)和真理(Sathyam)的化身。

‘Sathya’这个字的内在的、精深的灵性意义在斯瓦米(Swami)的生命中已经鲜明而适宜地展露出来。Ritham(义或道)和Sathyam(真)是Sruthi

Matha(Veda Matha, 吠陀之母, 译注: Sruthi, 天启圣典, 字根 Sru 意即听闻, Matha 母亲)耳朵上的两个珠宝缀饰。当我们深思其灵性意义时, 崭新的美妙现在仍然会显现在我们面前。Sathyam (永恒真理)和 Nithyam (无始无终, 不知始或终)是值得我们静虑深思的。

非受孕而是乘愿而来

在《斯里摩诃婆罗多》(Sri Maha Bhagavath)中, 它宣称主那罗衍那(Narayana)乘愿以主斯里基士拿(Sri Krishna)为化身亲临凡间并直接‘进入’提婆吉蒂薇(Devaki Devi 译注: 主基士拿生母)之子宫内。在薄伽梵沙迪亚赛(Bhagavan Sathya Sai)宣布, “我就是从前的那个基士拿”之后, 一位名叫桑古巴特拉·罗摩·萨尔玛(Sangubhatla Rama Sarma)的博学之士, 心中泛起了一个怀疑。他是文卡达吉里(Venkatagiri)之国王的桂冠学者(asthana Pandit), 精通古经典和史诗。一天, 在讨论灵性事宜时, 他刚好在主殿(Mandir)和斯里沙迪亚赛峇峇一块。他问, “斯瓦米, 您的诞生是通过正常的怀孕(Prasavam)抑或直接转世(Pravesham)?”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此问题极感兴趣也有点惊讶, “这奇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但无论如何, 这问题是否问得恰当, 合乎礼仪?”他们想要知道。但斯瓦米当然知道问题的内在实质和精深意义。他转向坐在前排的依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 他的母亲, 并说, “告诉罗摩萨尔玛那天发生的事情, 当你正在井边打水的时候。”

依斯瓦罗姆玛于是道出她的体验: “当我正从井里取水时,”她说, “突然间, 一个发出蓝光的球体从天上滚下来, 进入我的身体。我登时失去知觉。得到我家婆的协助, 我醒过来。我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她叫我不要向任何人泄露, 因为这可能引起各种不必要的、怪异的推测。”

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现在转向罗摩萨尔玛说, “现在你可明白了吧! 罗摩萨尔玛! 我的诞生不是通过受孕过程而是直接乘愿而来的。”

昆达玛拉祖(Kondama Raju)经常带这不平凡的孩子到他的膜拜(Pooja)室并让他坐在那儿。在执行膜拜时，他发觉，孩子的在场给予他极大的心境平和而很容易在静坐中进入一心不乱，专注于神之状况。何乐而不为？这完全可以理解。凡内心推崇薄伽梵者必会体验到超凡的平和；这是每一个信徒从他个人经验中体会出来的某种感觉。

婴儿长得极为俊俏。邻近的妇女们都喜欢逗着他玩上好几个小时，抚摸他和拥抱他。伊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从不理会她们属于什么种姓或社群或信仰。她什么都不反对。婴儿也学会爱她们，喜欢她们来作伴。他会从母亲的膝部争脱而跑去找她们。除非有她们陪伴，否则他安静不下来。薄伽梵沙迪亚赛有一次宣称，对那些全心全意渴念着他的人，他会走向他们而不让他们失望。当我们听到他孩提时的玩笑和戏闹时，我们认识到，即便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一直执行那些过了好久好久，直到他长大之后才宣布的事情。

与昆达玛拉祖(Kondama Raju)毗连之屋子相毗连的另一间屋子是属于一个卡拉南(Karanam 乡村税收员)的。屋子的女主人是苏巴姆玛(Subbamma)。只要她抱着这可爱的孩子，这可爱的孩子的脸上就闪烁着喜乐的光辉；他会高兴地偷笑而她更体验到无上的欢悦。她没有子女。她常常带这孩子到她家，骄傲得像带了珠宝回家一样。她无微不至地以母亲的爱来照顾他。苏巴姆玛出身于婆罗门(Brahmin)之家，有素食习惯。由于沙迪亚姆(Sathyam)常常坚持要去她家而且一到她家就雀跃不已，于是，人们就常常注意到小沙迪亚姆也像他祖父昆达玛拉祖一样是个素食者，因此，他才喜欢在苏巴姆玛家的那种环境里消磨时间。其实，沙迪亚姆在自己的家与在苏巴姆玛的家都一样的快乐。昆达玛拉祖的一些亲戚常评论说，伊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是提婆吉(Devaki 之基士拿生母)而苏巴姆玛(Subbamma)则是雅苏达(Yasoda，主基士拿养母)。

沙迪亚姆的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是，他从不要求任何特别的食物来吃也从不要任何特别的衣服来穿。家里所有孩子们的衣服都是从兴都

普罗姆(Hindupuram)和安南达布罗姆(Ananthapuram)等小镇买回来的。小孩子们都围绕着这些衣服热切地夺取自己看中的款式。但沙迪亚姆则会愉快地接受没人拿而剩下的那些。他从不表明自己有任何选择；他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他看到其他孩子快快乐乐时，沙迪亚姆的脸上就泛起快乐和满足的光辉了。“你的福乐就是我的粮食”，斯瓦米在许多年后这么宣称。那肯定是真的，甚至在沙迪亚姆还只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做到了。

他充满怜悯、慈悲、爱和同情，对任何遭受苦难和陷入哀伤的生命体都一样，一视同仁。几个调皮的男孩有一次捕捉了大约一打的青蛙，把它们放在一个篮子内并用手提着。他们想借愚弄和折磨这些可怜的小生命来娱乐自己。沙迪亚姆要他们放走这些青蛙。孩子们不肯。突然间，沙迪亚姆凭借他的神圣愿力把这些青蛙变为鸽子并告诉他们篮子内已没有青蛙。他们不予置信，打开篮子一看，刹那间，所有鸽子都飞走了。

在这事件中，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意味深长的灵性意义。从那一天到这一天，薄伽梵一直在改造平凡的个人，使他们成为坚强的人类，就像改造陷入和生活在无知(Ajnan)的泥泞里的青蛙，使之成为勇敢、快乐、有能力自由自在地翱翔于灵性苍穹的鸟儿一样。

在孩提时，沙迪亚姆(Sathyam)就喜欢大自然的美。他花很多时间静虑于大自然。山峰、星星和天空给他带来意味深长的乐趣，当他陶醉于静虑它们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里，他显得平静和庄重，完全超出他幼小的年龄所能做到的。布达峇地的妇女们看到他那么地专注于他自己的沉思之中，于是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梵识者’(Brahma Jnani, Brahma梵天或梵，即神，Jnani识者，体悟神者。Brahma Jnani即悟道者)。当然，她们可能是在欢闹中脱口而出，说出这样的话，但她们决不能怀疑她们所开他玩笑的这个孩子确实是一个梵识者(Brahma Jnani悟道者)。

依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和卡拉南·苏巴姆玛(Karanam Subbamma)常在黄昏时分坐在屋外门廊聊天，瞭望街道。在对面的街道上，沙迪亚姆(Sathyam)会用绷带包着他的眼睛，与伙伴玩捉迷藏。那时正是牛群从牧场回来的时候。野性畜生践踏行人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依斯瓦罗姆玛自然对她孩子的安全有所顾虑，但苏巴姆玛再三向她保证：“放心吧！你只管看着他就好了。没事的。”蒙着眼睛的沙迪亚姆会抓到一只离群的畜生。经他轻轻一触，那只畜生就会变得温驯，低着头走开而没有造成伤害。这样的事情常令旁观者疑惑不解。

可能因为沙迪亚姆诞生于‘ardra’星座的吉祥影响之下，他的心一看到痛苦就溶化了。(ardra 梵文的意思是慈悲)。如果一个饥饿者站在门口，沙迪亚姆会毫不犹豫地跑入屋内，拿些食物并且很关切而热诚地放在他张开的手里。饥者眼中所散发的快乐光辉使沙迪亚姆的内心洋溢着满足感。他经常把冷得发抖的贫困者带回家并提供衣服给他们蔽身。人们习惯于倒置地抓住家禽的双脚，双脚绑在一起，头部向下；这样一个姿势会使到可怜的飞禽遭受莫大的痛苦和折磨。人们残酷地扭卷公牛的尾巴，用牛棒刺激公牛，使它们跑得更快。目睹这样的无情而残酷的行径，沙迪亚姆感同身受，简直就是在自己身上承受了这些可怜的飞禽和畜生所受的苦。

完成了在布达峇地(Puttaparthi)的学业后，沙迪亚姆(Sathyam)到邻近市镇布卡巴特南(Bukkapatnam)去报名升入中学。眼看着她的小孩一天一天地作好到布卡巴特南上学的准备，身为母亲的她，爱子心切，也就开始焦虑紧张起来。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但现在他必须一路步行到市镇去上学！沙迪亚姆会换上白衣短裤，在前额点上一些圣灰(Vibhuthi)，加上朱砂的一个红点以加重其特色。他一手提着一个小包包，内装简单的午餐，煮熟的糙米饭，另一手提着书包，然后向母亲道别。可怜的母亲，别情依依，泪盈满眶。他在八点半离开，傍晚才回家。她怎能忍受一直到傍晚这段时间，没有他相伴的痛苦呢？悲伤在每一天的任何时刻都缠着她。

沙迪亚姆的同学们都很羡慕他。由于生性酷爱整洁，他就成了大家注意的目标。只要走出村子，同学们就会抓住沙迪亚姆，把他推到吉特拉瓦底(Chithravathi)河，弄脏他洁白的衣服，比他们的更脏才肯罢休。在这种肮脏的手段得逞之后，他们就洋洋得意，感到满足，但沙迪亚姆从来就没有向母亲投诉他们。

老师的椅子

在布卡巴特南，学校里有一个老师，名叫昆达巴(Kondapa)，他正口述一些‘笔记’而学生们很专心地把它们记下，只有沙迪亚姆一个人没有这么做；这激怒了老师。老师怎么晓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解的沙迪亚姆哪里需要记下笔记？他于是命令沙迪亚姆站在凳子上。这是对违规学生的一般惩罚。孩子乖乖服从。下课铃响了而昆达巴也必须下课了。这时，他的臀部被椅子吸住，站不起来。下一堂课的老师是默普汗(Mehboob Khan)。他进入课室，了解了情况并叫沙迪亚姆坐下。当他一坐下，昆达巴便自动地从椅子上解开了。这仅是沙迪亚姆的一个小小的游戏(leela)，展示他并非一个普通的学生。这消息很快地传遍布卡巴特南(Bukkapatnam)也引起了一阵骚动。这事件说明，神化身是不被人为的限制所约束的。不久，昆达巴确认了沙迪亚姆的神性，还撰写和发表了一些赞美沙迪亚姆的诗歌。

当‘老师的椅子’这故事传到依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的耳朵时，她就担心起孩子的教育前途。她警告沙迪亚姆，“如果你不用功读书而完成学业，你就没有前途了。那你只好以牧牛为生了。”薄伽梵母亲的话对吗？斯瓦米在学校里并不专心向学，用功读书。但是如果照他母亲的警告，他肯定非去放牛不可了。现在在他照顾下的动物是什么呢？一切众生都在他的照顾和保护之下！那就是为什么他真的成了‘Pashupathi’（动物之主，主湿婆的其中一个属性）的原因了。他单纯的母亲连做梦也没想到她心爱的孩子，那么‘不向学’的孩子，最后竟然扛下这样的一个充满荣耀的任务，而以薄伽梵的身份来关怀和照顾世界。

年终时，沙迪亚姆参加在本奴昆达(Penugonda)举行的年考。他先到而本奴昆达的居民安排了一个盛大的游行队伍以表示对这非凡孩子的敬意。实际上，就孩子的成就而言，依斯瓦罗姆玛内心甚感喜悦，然而同时她也担心，这会引来其他孩子的妒忌。沙迪亚姆所说的话，他的决定和结论，他的观点的尖锐以及他解释这些观点的方式，时常令她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

苏巴姆玛(Subbamma)的丈夫，卡拉南(Karanam)，蓄着两撇非常奇特而夸张的胡子，有点像希特勒式的，而其行为举止亦有点怪怪的。沙迪亚姆谱写了一些歌曲来开他的玩笑并且安排了一些伙伴公开演唱。依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不赞成这样的胡闹行径。她居然委托苏巴姆玛去指正沙迪亚姆！苏巴姆玛忠告依斯瓦罗姆玛说，“那小小导师(Guru)有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就由他去吧。”

仅仅一挥手，沙迪亚姆即可变现同伴们所要的东西，不论是一粒水果或一朵花或一颗糖。当问及它来自何处时，他仅说，那是一些天上的神仙给的。是的，无需置疑他所说的。斯瓦米乃至高无上之主宰，当然他所要的任何东西，天上的神仙都应该为他服务了。

谴责猎虎者

一天，大约是中午时分，一个穿着制服的司机阔步走入布达峇地(Puttaparthi)。当他进来时，枝头鸟儿惊吓得大声鸣叫，如大难临头。沙迪亚姆正坐在卡拉南·苏巴姆玛(Karanam Subbamma)的屋子外面的门廊，跟他的朋友说话。当司机步上门廊时，孩子们都吓跑了。那司机告诉沙迪亚姆他主人的吉普车抛锚在吉特拉瓦底河(Chithravathi)的另一岸。主人非常生气。听说这村里有一个神奇小孩，他特地前来领取一些圣灰(Vibhuthi)，看看能否解除主人的困境。沙迪亚姆答应一道去看吉普车。主人很得意地抚摸着一只母虎的尸体，显然，那只虎是他在森林里开枪击毙的。沙迪亚姆对他说，“这只可怜的老虎对你造成什么伤害？你为

什么杀死它？它的两只幼虎正想念着它们的母亲，十分可怜和凄惨。使你车子抛锚的是我。我这么做是要让你反省和认清这一点。回去拯救那两只失去母亲的幼虎吧！把它们委托给一个合宜的动物园去照顾它们。从此以后，你就别为了自己的乐趣而杀害无辜的生命了。你可以描准而按下启动器，但那仅限于相机而不是枪枝。它会带给你好的声誉。”说也奇怪，那吉普车的引擎经沙迪亚姆轻轻一碰竟然启动了，然后朝向原来的路驰去。

沙迪亚姆(Sathyam)的父亲，伯达文卡玛拉祖(Peda Venkama Raju)，在家中坐立不安，惶恐不已。得罪了一个英国人，一个神气十足佩带着枪枝的人，警察也许会找他小儿子的麻烦。反之，英国人受到良心的责备，后悔不已。过了一些时日，他带了母虎的皮来供奉给沙迪亚姆作为搁脚之用。直到今天，这虎皮还放在百善地尼乐园(Prasanthi Nilayam)，靠近斯瓦米宝座之处，作为他的搁脚物。

斯瓦米生活中的每一事件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沙迪亚姆神圣人格的本质。斯瓦米是非暴力(Ahimsa)的化身，仁慈的化身，对无助的生命怀持悲悯恻隐之心。他是耶稣基督和薄伽梵佛陀的化身。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Bhagavan Sri Sathya Sai Baba)是万世师表，万师之师。

Om Sri Sathya Sai Parabrahmane Namah

Santhih, Santhih, Santhih

唵，向斯里沙迪亚赛无上梵顶礼

平静，平静，平静